

經部

詩集傳卷七

宋　蘇轍　撰

陳　國風

陳太皡伏犧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

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始作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曰宛丘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矣

然而無威儀以為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擊鼓聲也值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盎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為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楡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為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鬷麻總也荍芘芣也小草而多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令則又相告而往矣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詛以荍而相遺以椒相與為淫蕩而莫知耻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為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者而後可以為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傳公

自謂小國無意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夏之

交也時既已晩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為期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鴞皆為佗之師傅

其序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
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梅柟也鴞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
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免以為後
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訊告也告之而
不予顧至顛沛而後念吾言矣夫顛沛而後念其言

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邛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禄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為人所奪耳侜張誑

也予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唐之有甓衆人所得

踐履也邛之有鷊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

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

紹兮慅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懰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悄慅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

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南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序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洟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

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

心悁悁

蕑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

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葢亦嘗原詩之所為作者乎詩之所為作者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為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

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錄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

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國風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妘姓檜實處其地周衰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

出有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之居

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瘠貌也慱

慱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云者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韠從裳色故韠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

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為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六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疾恣也

萇楚銚弋也蔓而不纍其枝猗儺而已以喻君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夭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爲慓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發非
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廻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鬵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亨魚者亦潔其
釜鬵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民者亦猶
是也安用慓疾之政爲哉誠有能復爲周家之安靖

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國風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弟叔振鐸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介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而自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恤而楚楚然潔其衣服如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

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掘閱掘地解閱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詩之叙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賔客而為之衛故何戈與祋夫候

人則知何戈與祋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祋殳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之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人即此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已今乃處魚梁之上曽不濡翼而得魚以為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為婚媾未有達者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薈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饑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秸鞠也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為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騏或作璂璂弁之結飾以玉為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璂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璂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者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叙曰共公之詩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洌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梁也稂非

溉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愾

歎聲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

雨膏之四國是王郇伯勞之

芃芃盛也稂蕭蓍黍皆非溉草而下泉隂雨皆水也然稂蕭蓍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詩集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十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張　霦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詩集傳卷八

宋 蘇轍 撰

豳 國風

豳

豳邠之栒邑也昔公劉自邰出居於豳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

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為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為風而不得為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為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豳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為正何者其

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年之正也哉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

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觱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布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具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

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黄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慮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于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亂為萑葭為葦隋銎斧方銎斨枝落而采之曰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采萑葦以備來歲之曲薄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所不取其遠條揚

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鵙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幽地晚寒故鳥物之候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擇

不榮而實曰秀葽未詳蜩螗也穫穫禾也隕墜也擇

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貍以與公子為裘至於十二月則君與民皆田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其貴者言之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蝑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故自七月漸寒至于十月而入於牀下言此三物者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墐塗也改歲十一月周正也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是相告以葺其室廬穹窒隙穴塞牖塗户以禦寒之入蓋民之

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于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棣屬也薁蘡薁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綯絞也乘登也農事既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宮室晝取茅而夜索之以綴補屋之弊漏并及其私室曰將復始播來歲之穀不

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

月陽氣畢達隂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於内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温食不然盛者將過而為厲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隂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隂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災霜雹疾厲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

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

禦之此之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場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閒暇而勞饗其羣臣

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周公東伐二叔既克而成王未信故為此詩以遺王

鴟鴞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無復毀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如鳥之為巢苟取其子而又毀其室是重傷之也管蔡既已出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鬻子稚子也先王之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

幾稚子之閔之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迨天之未隂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為國者如鳥之為巢及天下之未雨而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戸矣今女下民乃敢侮予將敗我成業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亦蓄也瘏病也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之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

乎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詩言士之從者既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

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蠋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為之制其衣裳而使往遺之於其往也戒之使勿色其士行求而人人與之曰彼蠋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蠋哉而亦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戸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跡也熠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憂思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鸛好水將雨則長鳴而喜
婦人念其君子旣歸而又遇雨故歎旣而知其將至
也則洒掃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著
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而不辭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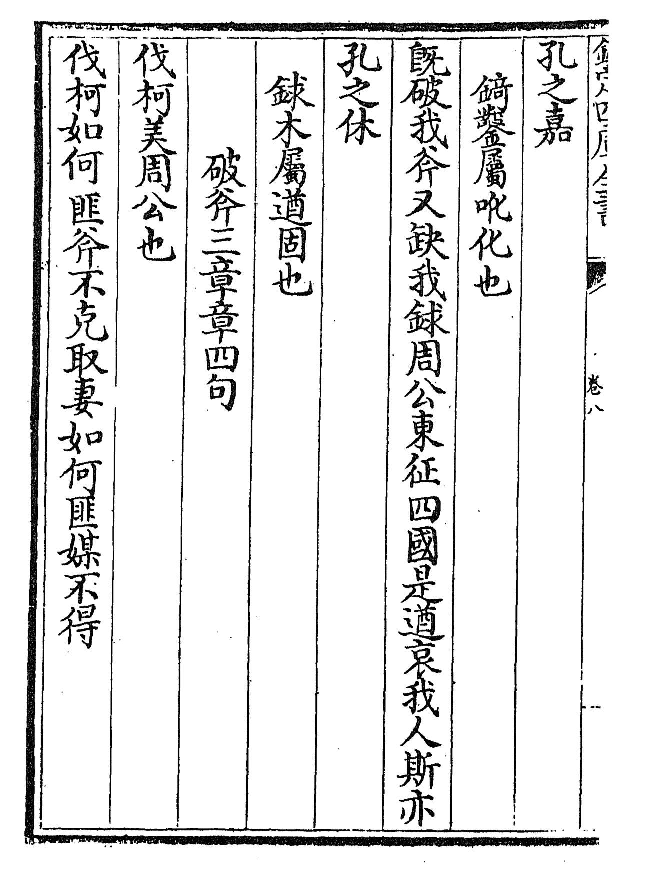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說好逭道其始昏之辭也倉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黄白曰皇駁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為用也斧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為其國則成王亦危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于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木屬遒固也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

治國弃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為執柯以伐柯

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治之而已

哉以為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

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籩豆有踐而已非有以

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為不可及耳踐

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罭罟囊也九罭言其大也鱒魴大魚也衮衣繡裳上公之服也求大魚者必大網見周公者不可不以上公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復召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歸而無所是以於女信處今苟獲其所矣豈復於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者不復其舊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有袞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於天下無有不欲已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疐跲也公孫周公周公豳公孫也碩大也膚

美也赤舄履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未嘗能為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内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其躐胡而後憂其跲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屨赤舄几几然安且閒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此豳詩所以為先後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八

詩集傳卷九

宋 蘇轍 撰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為小大雅之所以為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葢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

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叙曰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為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羣臣嘉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信者可以願得之而不可強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覯也恌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苓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

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也白馬黑鬛曰駱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

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

亦下而集於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

也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驟貌也諗告也使者未甞不懷歸也故君為作

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也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

不以逺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為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為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襍毛曰駰咨親為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不韡

韡者也兄弟之相為益亦猶是矣故曰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以為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疏也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令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裒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難相

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狠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内鬩而不廢禦外侮使朋友而相忽也其能久者無為戎以害已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

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饜也孺屬也患世之疏遠其兄弟故教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茍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以好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况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孥子也究深也亶信也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孥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

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
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
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

許許柿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釃酒貌也羜未
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
閒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驩心也

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愆過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讁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

此湑矣

湑莤之也酤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願其君然

古禮廢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也穀禄也將使之安有福禄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庶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

吉善也蠲潔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予也尸嘏主人之辭也

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為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為其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顧之者如此恒常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柏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

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為紂故叙以為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為文王而不得為紂王不得為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文王為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既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
留也歳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有不反之
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說文作薾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三捷以來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强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為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

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慎
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
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旄干旄也旆旆揚也況甚也君

子勇於從事維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也交龍為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令使南仲為將以往庶乎玁狁之患於

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蘩而歸今曰黍稷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葢旣城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溥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其未見也以不見為憂耳及其既見而後知喜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然則既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為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為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睆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

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柰何王事日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則歸期及矣而猶不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為不時至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爲車也幝幝敝貌也痯痯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時至

徒多為相恤之言而已於是卜之筮之而同曰近矣征夫邇矣言其家念之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罶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寡婦之笱而獲鱨鯊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

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九

詩集傳卷十　　　宋　蘇轍　撰

南陔之什　小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

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

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籗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茍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樔撩罟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强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强使從人哉然其過樛木也未甞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懷其覩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既燕矣而猶未厭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為邦家之基内則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聽餘慶及其後人亦

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檍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

新宫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新宫貍首皆正詩而詞

義不見或者孔子删之歟不然後世亡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閒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曰鸞

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其門故云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

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

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

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為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小雅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也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一朝饗之言幷厚之以大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槖韜也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也莪蘿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人材

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

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為朋百朋言其所以禄士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無不
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已定之矣
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次與今詩合小
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
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

燕勞以其事為次故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為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玁狁西戎者為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為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其言文王事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韋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之後玁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暑而不遑安飾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玁狁甚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既成矣則於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帥之德也服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憚也焦穫周之藪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徽織之文也鳥章革鳥之章也旆繼旐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後視之如輊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自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張仲

在焉張仲賢人也言其所與無非賢者侯維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涖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赤飾鉤膺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

而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為二十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軧長轂也約之以革錯衡文衡也三命赤芾蔥珩

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也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

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則甞征伐玁狁而

克之矣況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所謂

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內脩政事車既堅

馬既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刈草以為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舄諸侯之服

也金黄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鈎弦也拾遂也佽手指比也調强弱等也言射事

脩備也射夫既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𢱭積也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蕭蕭徒見其旆旌悠悠言不譁
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警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
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矣誠哉
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鹿牡曰麀麌麌多也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言自其上

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為羣二為友率馴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民人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嗸嗸也興廢補敗

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早晚足以為無過矣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叙曰因以箴之過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久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

之蚤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晣晣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止諸侯獨柰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忌哉故告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子爾莫肯念救吾亂人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

也

歔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

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

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以畏矣民猶將為訛

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

皐澤也蘀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無物隱而不見也人之樂於

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言大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為無用矣猶可以為錯而攻玉言世未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十